

【台湾】诸葛青云
武侠小说大系

生死盟

湖南文艺出版社



生死盟

〔湘〕新登字 002 号

生死盟

诸葛青云 著

责任编辑：马小驹

*

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、发行

(长沙市河西银盆南路 67 号 邮码 410005)

湖南省新华书店经销 长沙鸿发印务实业公司印刷

*

1993 年 6 月第 1 版 1996 年 11 月第 2 次印刷

开本：850×1168 1/32 印张：20.875 插页：4

字数：53.7 千字 印数：20001—25000

ISBN7-5404-1111-2

I·893 全套（上下）定价：27.50 元

厂址：长沙县高桥镇 邮编：410145

细将风教入章回

清言堂

从小跟随家长，足迹流转国内。就学于北平、上海等地时，便嗜读“武侠小说”成痴，还珠的“蜀山”、“青城”，朱贞木的“罗刹夫人”、“金铃碑”，郑证因的“鹰爪王”，白羽的“十二金钱镖”，平江不肖生的“火烧红莲寺”，赵焕亭的“洪扬豪侠传”，王度庐的“鹤惊昆仑”等名著，都看得我神游其中，废寝忘食，甚至掩卷都能背诵！

等到了台湾，大学毕业，充任公务员时，因欲寻找副业，弥补微薄工资，遂受友人暨出版社总愿，仗国学修养、地理知识，暨腹中“功夫存货”，试为“侠稗”写作，冀能“煮字疗饥”！

有意栽花，花多难发；无心插柳，柳竟成荫？谁料得到起初仅想辛苦笔耕、略助浇裹的“副业”，竟成为谬获众嗜、欲罢不能、无法甩脱的“专业”，成为“相当累”，但也“相当有趣”，多交了海内外无数“知音朋友”的专门“爬格子动物”！

星、马的“星洲日报”、“南洋商报”、“通报”、“新明日报”，泰国“星暹”、“京华”，香港的“成报”、“快报”、“新报”、“星岛”、“工商”、“华侨”，日本、韩国以及菲、美的“侨报”，加上台湾本土的各家报章，同时都有“连载”。我几乎日撰万言，要写十个长篇以上，才略堪应付！这一篇，正在卿卿我我，妾意郎情；那一篇，却剑底飞魂，刀头舔血，情绪要不停！
要不停劳动思索。
这工作，有“荣誉感”。
“消耗心力，娱乐

别人”的“特殊职业”，是乐事，也是“苦事”!!!

同文中，着实有几位老友，都是“超超好手”！金庸的“深厚学识”，古龙的“新颖才华”，卧龙生的“沉美笔力”，高阳的“丰特史眼”，都是足令我倾心拜手，深愿“尊之为师”、“敬之为友”的！

可惜，金庸住得远，港台非迹，海天相隔，致疏亲近；古龙和高阳，又谪期已满，先弃“红尘”；只有一位“卧龙生”（牛鹤亭兄），和我彼此所居，近才数里，可以常相往还。说也有趣，“诸葛”、“卧龙”，关系本妙，一个是“出山之龙”，一个是“在山之龙”，只不知两岸的“出版社”与“读者”中，有没有肯“三顾茅庐”，赏我们饭吃，要我们“六出岐山”，“七擒孟获”，为他“鞠躬尽瘁”而已？

卧龙生迁移新居，写副“对联”，送他补壁，彼此的关系、成就，以及抱负，于其中略见端倪，录供知音一粲!!!

“铸侠骨，状奇行，与君以玄思妙想齐名，各有声华惊海宇！”

振黄魂，扶正气，劝人持大孝精忠立世，细将风教入章回！”



楔 子

一

雾，极浓！

浓得在尺许以外，便是茫茫一片，看不见任何人和物。

这浓雾，便在通衢大道之上也令人举步维艰，何况是山林之内？

桐柏山中，蜈蚣岭的一片小平坡之间，有位风神秀朗、英气勃勃、约莫十八九岁的青衫书生，正在雾中卓立。

这青衫书生目扫四外，双眉微蹙，口中自语说道：“雾太浓了，我对这桐柏山的地势又不太熟，只好等雾散再……”

语方至此，陡然住口，目注左方，沉声问道：“什么人？”

沉沉雾影中，悄悄的，并无丝毫回答。

青衫书生剑眉双挑，狂笑道：“我南宫敬自信耳力无差，不是听错，尊驾如今在我左侧方七丈左右之处，怎不报字号？是专为我南宫敬而来，或是萍水相逢，雾中巧遇？”

话完，仍告寂然。

南宫敬戒意益深，知道此人若无敌意，决不会如此鬼鬼祟祟，不肯答话。

他年纪虽轻，因资稟极好，家学渊源，几得乃父“紫竹先生”南宫老人十之七八的真传，这一省戒凝神之下，委实连周围十丈之内的风飘叶落，都听得清清楚楚！

不错，有异声……

但这异声不单极为低微，极为缓慢，并是贴着地面而来！

南宫敬起初以为对方是发甚暗器？

转念一想，任何暗器决不会来势这等缓慢，并系贴地而行。

蛇！“三环蛇丐”！

南宫敬刚刚获得答案，并猜出雾中人身份之际，那丝几非常人耳力所能听见的低微异响突然加快，业已到了他身前不远处。

南宫敬听音辨位，动作如电，一提右足，猛然跺落。

跺得准！跺个正着！

根据脚底的感觉，所跺中的部位恰好正是蛇头！

内家高手的一跺之力何止千斤，那蛇头纵是精钢所铸，也必被生生跺扁。

谁知蛇头虽扁，蛇性犹存，它那蛇身竟倒卷而上，在南宫敬的右小腿上缠了几匝。

南宫敬剑眉方蹙，耳中“格登”一声！

他知道不妙，赶紧施展铁板桥功，一式“卧看牵牛”，身躯仰倒及地，然后左手微推地面，借劲横飘四尺。

“叮，叮，叮，叮，叮，叮！”

六声金石交击的脆响，迸起一片荡荡火光！

饶是南宫敬的动作敏捷，闪避得宜，也险煞人地，自知在所着青衫的腰际中了一枚暗器，不过万分侥幸，仅仅穿破衣衫，未曾伤及皮肉而已，他挺身起立，厉声叱道：“来人是‘三环蛇丐’乔凡乔朋友么？我与你往日无冤、近日无仇，你为何既对我放蛇，又用如此狠毒的‘七孔黄蜂针’加以暗算？”

晨雾虽浓，但在旭日高升之后，散得也快。

如今，浓度渐淡，已可瞥见六七丈外一条蓬头散发的模糊人

影。

那雾中人影，声若枭鸣地狞笑说道：“南宫小儿，你虽够机警，但遇上我乔某，便算无常已到，想活万难……”

说至此处，雾已大散，双方形相，均可看得明明白白。

“三环蛇丐”乔凡是个约莫五十左右、蹉跎已极的中年花子，身躯瘦长，乱发披垂，鹑衣百结，神情异常狞恶。

他手中未持兵刃，但双臂之上和颈项之间却套着一大两小，三枚金环。

南宫敬道：“乔朋友，我不怕你，但却不得不问问你为何对我施展这无耻暗袭之故？”

乔凡双目之中凶光一闪，不答南宫敬所问，发出一阵“嘿嘿”阴笑！

南宫敬怒道：“乔朋友，你发笑则甚，为何不答我所问？”

乔凡狞笑说道：“我本来以为你这小儿身手相当滑溜，想请你尝尝我‘夺命三环’的滋味，如今才知你已魂游墟墓，命在顷刻，根本无须我再出手了！”

南宫敬不解其意，扬眉叫道：“乔朋友少发狂言，此话怎讲？”

乔凡嘴角微披，晒然说道：“无知小儿，怎不低头看看你的右腿？”

南宫敬低头一看，也不禁大吃一惊！

原来适才缠住自己右小腿的蛇身虽已松开坠去，自己所着的绸裤却也有了破损。

裤破见肉，蛇缠三圈处，居然微泛红肿！

这情况显示了南宫敬虽未被蛇儿咬中，却因腿被蛇缠，仍中了蛇身奇毒！

中毒不足为奇，奇的是他自己竟告毫无所觉？

南宫敬虽是当世武林杰出的年轻侠士，但毕竟由于年轻，在

江湖经验上仍嫌略欠火候！

江湖步步险，如今，他便上人恶当，几濒险境！

就在他听从乔凡之言，低头观看自己的右小腿之际，那位阴毒异常的“三环蛇丐”已把双臂所套的两枚小型“夺命金环”，悄悄取下。

但说来奇怪，这位“三环蛇丐”取下他的成名暗器“夺命金环”之举，本是欲对南宫敬加以暗算，谁知竟低哼一声，未曾发出金环，反倒飘身后退，一纵数丈，仓皇逸去。

南宫敬被他一声低哼惊醒过来，暗愧自己面对着当世武林中以阴毒出名的绝顶的恶人，怎还如此大意？

他顾不得再看右小腿的伤势，一面运功暂时封住右腿血脉，以防蛇毒攻心，一面抬头目注乔凡，看对方是否又将发动什么阴损毒辣的手段？

目光到处，发现乔凡已乘自己低头疏神之际，将双臂金环取下。

南宫敬深知乔凡的“夺命金环”是当代武林中有名的阎王帖子之一，妙用无穷，手法相当厉害。

一惊之下，正拿不定主意是应采取守势？抑或先发制人，加以攻击？却见乔凡似受了莫大惊吓，遽行仓皇逃遁！

接连几种变化，每一种都出于南宫敬的意料之外，不禁使这位聪明英俊的年轻侠士为之怔住。

南宫敬虽然发怔，也不过只怔了刹那光景，旋即一抱双拳，向小平坡右侧一大堆嵯峨怪石之间扬声叫道：“哪位高人在此仗义相助，代退强敌？南宫敬这厢有礼，并请不吝相见，多加教益！”

怪石堆中果然有人“哈哈”一笑，发话答道：“南宫老弟确是人中麒麟，但君子每易欺之以方，你刚才便几乎上了那下流花子的一个大当！”

随着笑声，有位灰衣老叟从怪石之间缓步走出。

南宫敬见此入约莫五十来岁，貌相清癯，双目炯炯有神，一望而知是位相当机智精明的正人侠士，遂再度抱拳，恭身说道：“老人家相助的大德，南宫敬不敢言谢，请教……”

灰衣老叟向他看了一眼，含笑接道：“南宫老弟，你根本未中蛇毒，无须行功闭穴，且散了所提真气，我们从容谈话。”

南宫敬听他说自己未中蛇毒，不禁一愕，向右小腿注目看去。

灰衣老叟笑道：“不管任何毒蛇，必须啖人见血才会传毒，这条‘七步青蛇’确系异种，厉害非常，但蛇头已被老弟踩扁，齿牙无效，有毒难施，虽然蛇身曾缠住老弟右小腿，磨损衣裤，也最多使你腿上皮肤略为红肿发痒而已，根本无甚大碍。”

聪明人一点便透，南宫敬散去闭住右腿血脉的真气，向灰衣老叟讪然笑道：“老人家……”

灰衣老叟摇手接道：“南宫老弟，我复姓上官，单名一个奇，老弟倘有心订交，便请叫我上官兄，再若称呼什么‘老人家’，我也要像那‘三环蛇丐’乔凡一般，来个逃之夭夭的了！”

南宫敬知道这类侠士讲究豪迈，不喜拘束，便点头笑道：“小弟遵命，但不知上官兄为何陌路见爱，仗义拔刀……”

上官奇笑嘻嘻地接口说道：“江湖游侠本来就讲究扶持正义，剪除凶邪，何况我和老弟虽非素识，却还有点间接关系，并不算是‘陌路人’呢！”

南宫敬哦了一声，诧道：“我们还有点间接关系么？上官兄是指……”

上官奇道：“南宫老弟，你认识顾朗轩吧？”

南宫敬连连点头，应声笑道：“当然认识，顾大哥不单外号与家父相似，连住处亦与寒舍同名……”

上官奇插口说道：“我知道南宫老弟是住在北天山‘紫竹林’，顾朗轩则住在伏牛山‘紫竹林’；你父亲号称‘紫竹先生’，顾朗轩则号称‘紫竹书生’！”

南宫敬笑道：“有此两重巧合，小弟才于月前幸与顾大哥萍水订交，但因当时双方有事，匆匆而别，另定于八月中秋前往伏牛山拜访，并互结金兰之约……”

说至此处，忽然发现上官奇脸上笑容已收，流下两行珠泪！

南宫敬大惊问道：“上官兄，你……为何如此伤感？”

上官奇钢牙一挫，顿足叹道：“南宫老弟有所不知，冥冥上苍，似属孽缘？你那位顾……顾大哥……”

南宫敬见他语不成声，猜出不妙，也自震惊得颤声问道：“上官兄，你……你说得明白一点，我那顾……顾大哥，怎……怎么样了？”

上官奇举袖拭泪，凄然说道：“我那顾贤弟已被凶邪所害，可怜盖世英雄，化……化作南柯一梦！”

南宫敬剑眉双剔，目闪煞芒，伸手抓住上官奇的双肩，厉声叫道：“上官兄，你此话当真？”

上官奇道：“我眼见顾贤弟伤重气绝，并亲手为他埋骨建坟，哪有不确之理？”

南宫敬双手一软，心头一酸，不轻弹的英雄珠泪立告夺眶而出。

上官奇正想对他劝解，刚叫了一声“南宫老弟”，南宫敬便钢牙一挫，向上官奇问道：“上官兄，我顾大哥是被什么凶邪所害？”

上官奇摇头答道：“我不知道，只知那些凶邪都是蒙面而来，用各种阴毒手段发动无耻暗袭，至于对方究竟是何身份，却尚待细加追究！”

南宫敬含泪问道：“我那顾大哥临终之际难道毫无遗言？”

上官奇叹道：“遗言虽有，但却与他被凶邪暗算之事丝毫无关……”

南宫敬急急问道：“与凶邪暗算之事无关，却是与谁有关？上官兄，为了替我顾大哥复仇，可不能忽略了每一细节！”

上官奇目注南宫敬，缓缓说道：“南宫老弟，你大概决想不到，顾朗轩老弟的临终遗言竟是与你有关？……”

南宫敬愕然一怔，上官奇又复说道：“他对我表示，生平最大的一桩憾事，就是与你虽有口头兄弟之约，却未能实践金兰手足之盟！”

南宫敬又是一阵心酸，泪若泉涌，悲声说道：“顾大哥这桩憾事不难弥补，我可以立赴坟前，照样焚香歃血，和他结个‘生死之盟’……”

说至此处，偏过脸儿，向上官奇问道：“上官兄，我顾大哥的坟墓建于何处？是在伏牛山‘紫竹林’么？”

上官奇摇头笑道：“不是，是葬在伏牛山‘双松谷’口，顾贤弟曾表示必须替他雪恨报仇之后，再复还坟‘紫竹林’内！”

南宫敬双膝忽屈，向上官奇倒身一拜。

上官奇慌忙还礼，诧然问道：“南宫老弟，你突然行此大礼则甚？”

南宫敬道：“我想烦请上官兄带我去趟伏牛山‘双松谷’。一来，我要在墓前拜兄，生死结盟，二来，还要问清一切有关迹象，才好研究归纳，查缉凶邪，替我顾大哥报仇雪恨！”

上官奇面呈难色道：“南宫老弟，依老朽愚见，还是不去的好。”

南宫敬面色一沉，道：“老哥这话是什么意思？为何要致我于不义？”

上官奇释疑道：“这是你顾大哥的意思。我了解他的用心，是

不愿你卷入漩涡，以致遭到仇家暗算。”

南宫敬坚定不移地说道：“即令此去是我南宫敬的陈尸之处，我也义无反顾。伏牛山‘双松谷’不会是太难寻找的地方，再见！”

声落，转身举步。

上官奇喊住道：“南宫老弟，请留步！”

南宫敬止步回头，问道：“还有何事？”

上官奇莞尔说道：“我是好意。”

南宫敬无好气地说道：“心领！”

继续前行。

上官奇闪身拦住去路，说道：“幽冥阻隔，徒增惆怅！你误解了生死盟，更未闻有践约亡魂者。”

南宫敬星目暴张，说道：“见仁见智，各有不同，何必相强？”

上官奇慨叹一声道：“顾朗轩能结交重义之友如你南宫老弟，如愿足矣！我带你去。”

声落，同举步前奔！

见坟墓，南宫敬纳头拜倒。

英雄有泪不轻弹，只因未到伤心处。

南宫敬痛哭失声。

上官奇在一旁焚化冥纸，也陪着流了不少同情泪。

祭奠毕，南宫敬立刻动手为顾朗轩的坟墓添土修葺，上官奇见状摇头，也只好从旁协助。

等修墓完毕，又寻来一方青石，略加修整，刻写了“中州大侠紫竹书生顾朗轩之墓”等十三个大字，竖在坟前。

上官奇双眉微蹙，摇头叹道：“死去原知万事空，身后浮名，于冢中枯骨何补？南宫老弟最好不必忙这些事儿，还是赶紧设法为你顾大哥缉凶报仇要紧！”

南宫敬嗯了一声，点头说道：“上官兄说得是，如今我便要开始尽我全力，为顾大哥缉凶报仇，尚请你……”

上官奇接道：“你要请我帮忙么？我自己琐事甚多，恐怕没有空呢？”

南宫敬摇头说道：“为顾哥报仇之事小弟一力承担，不会烦劳上官兄，只请上官兄回忆当时的情况，看看是否能提供我一点侦察资料？”

上官奇双目微阖，想了一想，向南宫敬缓缓说道：“其他资料没有，因为我是事后才到现场，只能从顾朗轩贤弟的致命伤痕之上，提供你两点线索！”

南宫敬听得有两点线索，不禁精神一振，注目问道：“什么线索？上官兄请讲！”

上官奇探手入怀，摸出一根长才寸许，色呈紫黑，非竹非木的刺形之物，递向南宫敬。

南宫敬接过一看，茫然问道：“这是什么暗器？我顾大哥就是死在……”

上官奇接道：“这种暗器我也不认识，在江湖中极为少见！但顾贤弟只被此物打中右肩，纵令淬毒，也来得及封闭血脉，不应当时致命。”

南宫敬想起上官奇说有两点线索，一面收起那根小刺，一面急急问道：“我顾大哥是由于何种原因致死？”

上官奇道：“他的致命重伤是在背后‘脊心穴’部位的皮肉之上现出了一只血红的掌印！”

南宫敬剔眉说道：“照这情形判断，我顾大哥是先为毒刺所伤，正在行功闭穴之际，又被人从背后下手，打了致命一掌！”

上官奇颌首说道：“不错，南宫老弟的看法和我完全相同。”

南宫敬目注上官奇道：“那只血红的掌印是什么功力，上官兄

看得出么？是‘朱砂掌’？‘五毒掌’？还是‘三阴绝户掌’？……”

上官奇笑答道：“这三种掌力于伤人以后所呈现的征状都差不多，无法强加认定，但由于伤势之重，却可看出发掌人已把这种掌力练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！”

上官奇钢牙一挫，目闪煞芒，点头说道：“好，我记下了，武林中精于‘朱砂掌’、‘五毒掌’或‘三阴绝户掌’力，并登峰造极之人，不会太多，这点线索，极有搜索价值！”

荷盖还擎雨，松声渐沸涛，这是炎威暗消、凉意初透的残夏新秋天气。

季节更新，江湖中也有了新的传说。

所谓“新的传说”，便是有位名叫北天义的老人，因已厌倦江湖，遂想在归隐以前，把自己一件防身至宝“天孙锦”，有条件地赠予武林同道。这“条件”就是北天义生平精于暗器，他传语江湖，请所有想要获得这件“天孙锦”的暗器名家于七七的黄昏，聚于大洪山金钟崖的“七松坪”上，各凭艺业，一试机缘。

莽莽江湖中，精于暗器之人当然甚多，但有的因未知此事，有的又不屑参与，故而到了那金风玉露的七七黄昏，只有三十来人聚集在“七松坪”上。

北天义是位精神相当矍铄的青袍白发老人，他在群雄毕集、红日已衔半山之际，站起身形，抱拳环揖，朗声说道：“老夫年迈，厌倦江湖锋镝，特在息隐之前，愿将生平防身至宝‘天孙锦’奉赠有缘……”

说至此处，取出一件银光闪闪的丝织短衣放在石上，目注身左一名肩插厚背鬼头刀的粗豪大汉，含笑说道：“这位朋友看来臂力极强，尊刃又颇沉重锋利，可否请拔刀一试这件‘天孙锦’的防身效用？”

那粗豪大汉点了点头，探臂拔刀，一式“独劈华山”，便向平铺石上的那件“天孙锦”猛力劈下！

刀风生啸，威猛异常，连大石都被劈得起了裂碎之声，但石上的“天孙锦”却完好依然，半寸银丝都未断折。

这种罕世灵效自然看得与会群豪一齐“啧啧”稀异，并多半流露出渴欲获得的贪婪神色。

北天义闪动目光，一扫群雄，含笑缓缓说道：“诸位莫要以为这‘天孙锦’毫无瑕疵，当初织锦之人便称世上事不宜求全，方可免遭天忌，特将‘天孙锦’上留了七个极小的孔穴……”

群雄闻言，均不禁相顾面露诧异。

北天义脱下青袍，将“天孙锦”穿在身上，再复外罩长衫，也扬眉笑道：“诸位不要诧异，这种避免全求之道，是一种立身处世的极高哲理！如今，老夫便请诸位高明各凭所学，一试机缘，看看谁能取得这件颇具防身妙用的武林奇宝‘天孙锦’？……”

语音至此略顿，指着自己胸前，面含微笑，又缓缓说道：“适才老夫所说‘天孙锦’上的七个小小孔穴，全在前胸，也就是‘齐门、玄机、将台、七坎、左右期门’暨‘章门’等七处要穴部位……”

人群中一位相当英秀潇洒、年约二十上下的白衣书生接口问道：“请教北老人家，这‘天孙锦’既是防身之物，却为何偏偏空出了七处要害？”

北天义目注白衣书生含笑答道：“一来织锦人避免上干天忌，不愿求全，二来这七处缺陷均留在前面，易于另加弥补防护，三来可使身着‘天孙锦’之人仍有戒心，不致于过份依赖懈怠，四来……”

白衣书生摇手叫道：“够了，够了，在下已承指教！”

北天义扣好青袍，含笑说道：“此刻夕阳已坠，夜色已起，老